伤离别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

现在才知道，每次回家看望您，您都说家里什么都好，不要挂念，撵我赶快到城里苦钱。

当我真的走时，您又站在路边，不肯回家，看着我渐渐走远。

鞋匠写下内疚悼母文

文章不长，装满儿子对母亲的眷恋，还有深深的内疚：子欲养而亲不待

刚刚过去的清明，修鞋匠杨锦松从南京赶回淮安洪泽老家，给母亲扫墓。站在老宅里，看着满地落叶，他意识到，母亲再也不会笑着迎上来了……这些年，母子俩离多聚少，杨锦松几个月才回去一趟，看望年迈的母亲。为此，他深感内疚。回到南京后，老杨趴到桌前，一笔一画，写下对母亲的思念。

现代快报记者 付瑞利/文 李雨泽/摄

杨锦松的母亲养育了7个儿女，他排行老四。十多年前，陆续有乡亲外出打工。母亲也支持儿女们到城里苦钱。2000年，当年40多岁的杨锦松拖家带口来到南京，在张府园支起修鞋摊。

这些年，老杨夫妻俩凭着勤劳能干，在南京扎了根。而母亲的身体状况渐渐不如从前。杨家的兄弟姊妹都孝顺，劝母亲搬到自家住。但老人挂念老宅，在儿女家住不了两天，就要回去。“大哥还住在村里，我们只好给他钱，让他照顾独居的母亲。”

今年春节前，杨锦松一家回到洪泽。他没想到，这是自己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。“正月初七，母亲的身体不行了。晚上八九点，人就没了。”老杨说，93岁的母亲久病不治，她是看到儿孙都过上了好日子，才安心离去的。

老杨懊恼地说，他曾想让老婆回家种地、照顾母亲，自己留在南京修鞋挣钱就行了。可这个想法还没付诸实践，老人就不在了。

4月4日，清明，杨锦松回家扫墓。再也见不到母亲的身影，他触景生情，泪流满面。当晚，回到南京家中，老杨的心情仍无法平静，他写下悼文《清明忆母》。文章不长，却装满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眷恋。

“以前，乡亲们知道母亲一个人在家，白天会过去陪她说话。可到了晚上，母亲还是孤零零一个人。当她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却不在她的身边。”杨锦松说，想到形单影只的母亲，十分揪心。他自认为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，一直无法释怀。

4月7日，老杨来到现代快报，把写好的悼文交到记者手上。他说，以往总认为多给钱，父母就能幸福。“现在我体会到什么叫‘子欲养而亲不待’。早点清醒，早点行动，迟了后悔是无用的。”

“我快60岁了，一直忙着自己的小家庭，让儿子过上好日子。到头来，却没有好好珍惜照顾母亲的机会……”昨天下午，张府园鞋摊前，杨锦松停下手里的活，讲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。

现代快报记者准备离开时，老杨又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母亲不在了，但我每年还会回老家看看。”说完，他埋头干起活来，厚厚的镜片下，泪花闪烁。

扫描二维码，看记者对老杨的采访
现代快报记者 张楚洁 拍摄/制作

杨锦松的《清明忆母》原文：

我妈是春节正月初七去世的，到今天清明节已是七七第六天。由于妈妈在世经常表扬我们七个儿女对她很孝顺，活到九十岁够知足够幸福。所以，大舅小舅没有指责我们，整个丧事办得很成功。

往年清明节，都是我妈在家事先把祭品准备好。今年妈妈不在了，我得在南京把祭品买好。我们洪泽离南京一百五十多公里，人急车快两个多小时就到家。我推开大门，院里落满枯枝烂叶，悲情陡升。妈妈活着虽然年老，还是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像模像样。乡邻见状，劝我不要难过，“老太太经常夸你们儿女孝顺，生活没话说。每当提到儿媳帮她清理锅灶，孙媳帮她端饭洗脸，重孙女和她一起玩时，她满脸笑容，非常开心。”我听到这些，心里更难受。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妈妈把它看得何等的金贵，何等的稀罕！难怪我每次给她钱，她都拒绝，说要钱没用。真的，钱能买到骨肉般的体贴么，钱能代替孝心么？现在，我如梦惊醒，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

妈妈！不孝的儿子对不起您，现在才知道，每次回家看望您，您都说家里什么都好，不要挂念，撵我赶快到城里苦钱。当我真的走时，您又站在路边，不肯回家，看着我渐渐走远。其实，您嘴上撵我快走，心里是多么舍不得我走，看一眼还想看一眼。

妈妈！不孝的儿子对不起您，现在才知道，那一次您跟我讲，养了十几年的老猫，临终前看着小猫一个个吃饱了，玩得很开心，它才慢慢走了，再也没有回家。其实，您的母爱像老猫一样伟大。

妈妈！您已仙去，不孝的儿子现在什么都知道有何用？痛心疾首有何用？纸钱鲜花又有何用？

另一个伤离别的故事

写一纸文言讣告，告别母亲

建宁路18号小区门口的布告栏里，贴了一张讣告：“毛老太太，生于南京市栖霞区，受祖荫、蒙祖德，端庄娴静，磊落大度，聪明敏淑，自鬓龄发蒙受三年私塾，知书达理……”看到讣告中一句“母爱长逝，天人永隔”，街坊们也为失去母亲的蓝先生感到难过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张玉洁 文/摄

4月7日上午，蓝先生的母亲去世了，享年91岁。蓝先生虽然悲伤，但因为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，并没在她的脸上看到痛苦，家人心里还好受些。

早在10年前，老太太就已经把寿衣、墓地等准备妥当，并嘱咐孩子们，自己百年之后，葬礼要一切从简。

一张讣告、一幅经幡、一个简单的灵堂，这是蓝先生为祭奠母亲置办的东西。而这张用文言写成的讣告，就贴在小区门口的布告栏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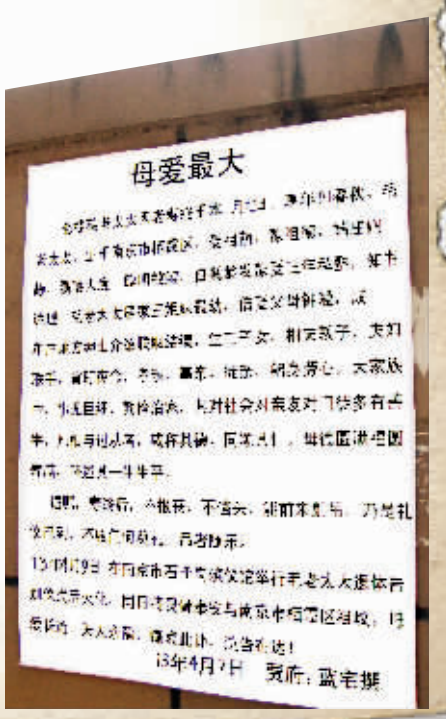
讣告里大量使用文言文，蓝先生用短短300余字回忆了母亲的一生。毛老太太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从小很受父母疼爱。但即使备受宠爱，她并不是被惯坏的孩子，性格很好，端庄娴静。他说，母亲曾读过3年私塾，学习孔孟之道，知书达理。

“孝亲、事亲、徒亲。”蓝先生说，母亲一生与人为善。蓝先生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开了家小店营生，当时家门前有块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时不时有外地逃难的人露宿在此。蓝先生的母亲常会帮着这些人介绍工作，比如去人家菜园里打长工，赚钱糊口。

毛老太太生前和蓝先生一家住在一起，四世同堂。邻居们说，以前经常能看到蓝先生带着老爷子老太太出来转悠，“他们是很和睦的一家人。”蓝老先生今年94岁了，他年轻时腿部受过伤，不能受凉；毛老太太生前也体弱多病。蓝先生的夫人20多年前就辞职在家，专心服侍两位老人。“照顾老人要凭良心，这都是应该的。”她说，为了老人的健康，她从来都不让老人吃剩菜剩饭，都是当天买新鲜的食物做给老人吃。

如今母亲不在了，她有遗嘱，“寿终后，不报丧，不磕头，能前来躬吊，乃是礼仪已到，不收任何奠礼，吊者随乐。”母亲生前诵经念佛，书写都用繁体字。

蓝先生介绍，他们是西汉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贾谊的后代，婚葬等都按传统习俗办理。旧时传统，老人去世后，后人都要用文言写讣告，以示庄重，因此，他写下了这份讣告，悼念母亲。



说再见

600多师生齐追思：那个叫“德比”的外教

南航学生和德比的合影 学校供图

近日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飞行学院的大三男生包洪源，参加外教Rex Derby（以下简称“德比”）的追思活动。2008年，前美国海军飞行员德比来到南航，担任飞行技术专业民航情景英语的外教。不少学生挨过他的拳头，但实际上，德比很友善，很多学生直接住到他家里学英语。

“其人虽已殁，千载有余情”

身着帅气的飞行员制服，声如洪钟，再配上别具风格的肢体动作和幽默的言辞，德比上的第一课，深深地印在包洪源脑海中。

然而，让所有人扼腕叹息的是，今年1月8日夜间，德比因急病于南京家中去世。

清明前，民航飞行学院再次发起缅怀德比的追思会。“其人虽已殁，千载有余情”，600多师生献上这两行字追忆他的离去。还有同学从寝室带着板凳过去坐在走道里，静静地追忆他。

很严格很“暴力”

德比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师生的爱戴？

“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”包洪源说，去年11月，德比曾带着学生从南航东门出发，站在路边练习用英语复述车牌号。两人一组，一个面对马路，念出每一辆经过眼前的车的车牌号，另一个背对马路复述听到的车牌号，既要求读音准确，也锻炼了对字母数字组合的速记和复述能力。“飞行员需要经常跟地面控制塔台配合，重复航班号、跑道号。他做过机长，知道陆空对话很重要。”

包洪源曾挨过德比重重一拳。“打在胸口，疼了好久。”小包是湖北人，英语发音分不清“L”和“N”，“9”的发音，他总是发成“line”。德比听到小包的发音，一拳打在他的胸口：“是‘奶奶’的‘nine’，不是‘来来’的‘line’。”从此以后，小包记住了这个发音。小包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“打是亲，骂是爱。他在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牢记，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。”

很耐心很热情

“他每周末都会在家等着同学们去向他请教问题。”大三男生魏兆亮曾是德比家的座上宾。他说，甚至还有同学住在德比那里。“他对我们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。”

德比还做了一份应聘国外飞行员的攻略，告诉学生们应该怎样面试。“这些都不是他分内的工作，但他很热心，经过他辅导的同学几乎都考上了飞行员。”

“老德比经常喜欢拖堂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非常乐意再听他讲几分钟。”包洪源说。

通讯员 陈红桂
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